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探究的场所

——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PLACES OF INQUIRY

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y

[美] 伯顿·克拉克 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探究的场所

——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PLACES OF INQUIRY

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y

[美] 伯顿·克拉克 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美)
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2(2002.5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197-2

I. 探... II. ①克...②王... III. ①高等教育—研
究②研究生教育—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48 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美]伯顿·克拉克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5 字数 240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38-4197-2/G·4167

定 价:15.0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苹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所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一书的续篇。克拉克教授在德、英、法、美、日五国专家集体创作的五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德国洪堡的名字命名的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所建立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理念,在20世纪末知识经济来临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下,从实际出发,以新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提出并论证在大学建立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主张。

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五章,克拉克教授依次分析德、英、法、美、日五国大学实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的实际情况和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大学的构想。它们是德国的“研究所型大学”,英国的“学院型大学”,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和日本的“应用型大学”。

克拉克教授认为,德国大学的科研—教学实验室和以探究为方向的研究所这种组织形式所显示的观点,是19世纪跨国比较的基线。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早期,德国的大学磁铁般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众多学者到德国学习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德国大学历经沧桑。60

年代以后,德国大学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使大学处于超负荷的局面。但是,洪堡原则仍是一个理性的力量。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分化,在一些大学保持了科研、教学 and 学习的统一。德国大学的基层结构继续反映着 19 世纪的遗传印记,所以克拉克教授把它称做“研究所型大学”。

克拉克教授认为,英国的自治型大学在历史上以密切的师生关系和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著称。以牛津和剑桥两所古老大学为范例的学院制传统根深蒂固,这种传统影响了整个英国大学系统。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大学要保持 8:1 的师生比,并实行导师制,使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处境艰难。在国际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时代,英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小型大学和小型系科的结构模式,使英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滞后于美国和日本。由于英国政府压缩高教经费,难以维持以本科生教育为中心的高教系统和以科研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也影响长时期来对严选择和高质量作出承诺的英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克拉克教授称英国的大学为“学院型大学”。

法国高等教育的科研活动和训练非常特殊。大学校是一个不寻常的独立部门,实质上垄断着在其他国家通常由一流大学承担的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安置的任务;另一个不寻常的庞大的科研部门,特别是国家科研中心,在政府提供经费的科研方面居于核心地位;而大学作为第三方,在地位和资源方面明显地次于其他两个部门。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主要依靠国家科研中心的各类实验室和大学之间的跨部门关系。这些实验室设在大学而不受大学控制,它们给大学带来荣誉。克拉克教授把法国的大学称为“研究院型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长时期来为外国观察家所不解,本国专家也感困惑。美国高等教育在总体上规模巨大,实行地方分权。美国的研究生院诞生于特殊的美国环境,中等教育和第一级学位的立足点完全与欧洲不同,以科研为基础的博士点异常发达。但是极大多数学院和大学以本科生教育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不密切联系。在 50 所至 100 所“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具有强大的科研基础。正是在这些巨型大学,古老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理想以令人瞩目的现代形式出现。克拉克教授把这种大学称为“研究生院型大学”。

克拉克教授认为,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非常独特。错综复杂的历史的和当代的环境严重地限制了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力量。虽然私立大学吸纳了大部分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但是由于严重地依赖学费收入,它们仍然以本科生教育为中心,很少涉及花钱多的研究生课程。一流的国立大学渴望建立研究生院,但是资金不足,潜在的学生被吸引到工业部门。日本工业已经成为应用研究和有关的科研训练的大本营,并日益成为基础研究的动力站。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克拉克教授称日本的大学为“应用型大学”。

以上五种类型的大学是克拉克教授对五国研究生教育结构比较研究的总结,也是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环境和历史的产物,而且是在 20 世纪后期各国政府的支持科研和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本书第二编,克拉克教授集中研究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在本书第六章,他认为,对五个主要国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科研、教学和学习的关系,

在很多方面和地方越来越紧张。不管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原则在教授们的圣殿如何神圣,它似乎越来越不那么适用了。同时,在五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显然并未消失。不过,新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并非洪堡心目中的连结体:即使在德国大学的实践中,他的理想很久以前就处于次要地位,并被学术专家赋予实用的解释。克拉克教授在本书第二编把注意力从国别结构转移到以科研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的分析范畴;把维护和支持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描述,作为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分裂连结体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坚持连结体的力量。克拉克教授指出,科研活动具有把科研从教学和学习赶走的趋势,他把这称为“科研漂移”;另一方面,教学授权的某些推力要求教学撤离科研,他把这称为“教学漂移”。这些起分解作用的漂移,使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统一的原则,沉没得没有踪迹,是对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否定。

克拉克教授在本书第七章以整合的条件为题,指出近代高等教育和科研组织反对分化和坚持整合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有充分理由肯定,在一个高级的大学复合体中,总是存在一些有意义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的整合。

在本书第八章,克拉克教授又回到把大学看做以探索为方向的知识机构的观点,从而理解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既对很少被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教学和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又对本科生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大学首先被理解为探究的场所的时候,科研和教学的活动就不止被看做是互相渗透的,而且具有实质上的兼容性。

本书是我们引进的克拉克教授主编和独著,作为比较高

等教育参考教材的第五部高等教育著作。1985年,译者访美期间,结识了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克拉克教授。1987年克拉克教授访华,给原杭州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博士点的研究生授课,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和交流关系。他曾两次给原杭州大学教育系和高教研究所赠书,关心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探究的场所》中文版付梓之际,谨向克拉克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承绪

2002年1月4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承绪
导 言	1
第一编 不同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组织的结构	
第一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洪堡计划的兴衰	19
第二章 英国:小的世界,学院的世界	62
第三章 法国:大学的从属地位	102
第四章 美国:竞争的研究生院	134
第五章 日本:移位于工业	185
第二编 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	
第六章 分化的力量	217
第七章 整合的条件	242
第八章 探究的场所	277
参考文献目录	293
致谢	317

导 言

19 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大学的改革,我们通常把它和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次改革把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思想建立成为一个永久的原则。这种学术思想,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后来的实践中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建立了把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联系起来的原则。那些在教育系统中本身就是以科研为中心的最高层次从事教学的人,应该通过使学生参与科研来训练他们从事科研。学生在实验室和研讨班,当他们对教授指定的科研问题或者他们自己提出的科研问题寻找答案时,他们就成为科研工作者,结果教授和学生成为搞科研的同事,在共同寻求以新知识的形式出现的真理的过程中携起手来。以科研作为首要的成分,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科研活动十分恰当地成为一种教学的模式。学生的作用就是把科研和学习结合起来——科研活动转变为一种学习的模式。因此,科研使教授和学生定向,把教学和学习合拢来成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之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点。

在历史上,以洪堡原则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导致了独一无二的学术革命。在西方世界,从 12 世纪的波伦亚和巴黎到 20 世纪的斯坦福和东京八个世纪的大学生活中,没有别的变

革堪与近代研究型大学的涌现和发展相比拟。在这种新形式的核心所实现的“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思想,或者比较广泛地说,建立在探究基础上的教育的思想,取代了无尽头地寻求一个演进中的真理的对教条的辩护。这种思想超越专业训练,推进到为了知识本身的目的和为了知识的实际功用而追求知识,对知识的承诺产生了一种向前看的态度。教授和学生受这种态度的影响,都从过去的知识转到未来的知识——被卷入到探究中去的人们将对新的知识有一种独特的爱好。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场所最重要的将是一个科研的场所。

洪堡原则,作为一个改革的思想,以各种不同的面貌,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对最先进的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在德国的大学,然后在美国的大学,成为一个特别占优势的思想。一个多世纪来,这个思想被广泛和具体地表现在在组织上把教学和科研的研讨班和实验室用做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工具。这个思想在预先假定教授们将把他们时间的 $1/3 \sim 1/2$ 用在科研上的资助制度中找到越来越大的共鸣。在很多国家,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把高级学生界定为“研究生”中得到反映,他们从着手博士工作的那天起就投身于以科研为基础的论文。以探究为基础的教育和近代围绕专门学科的大学的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它是要求未来高等教育教师接受特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的以知识为中心的一类大学。在诸如法国和前苏联高教系统这种国际上集中的高等教育模式也许正式否定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统一。在那里,很多研究工作被深思熟虑地集中在大学以外,从而使大学的教学和学习分离开来。但是,即使在这些框架中,很多教授从事科研,把他们的教学建立在他们科研专业的基础上,并

使研究生卷入科研项目。许多认为自己致力于科学和学术的先进国家的重要教授,一般常常无意识地假说科研、教学和学习的原则。

作为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个案,美国的学者在 19 世纪后期接受了这个思想。到 1900 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 1 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思想回到美国。于是他们不得不使这个思想适应于美国的具体条件,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发明了研究生院作为一个高级的层次,其中舒适地安排了科研和高层次的训练。于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地从小殖民地时期以来著名的两个半世纪的学院时代,进入大学的时代,这个转变就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学术革命。在科研方面投入最多的一系列大学成为重要的深孚众望和强大的部门。在 20 世纪后期,大大地扩张了的规模大得多的一系列大学,更加具有坚定的信念,在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及艺术,研究生教育密切地和探究联系起来。

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科研与教学及学习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和有争议。这种关系常常松散和间接,似乎充满有争议的困难。科研方向可能阻碍大学的其他承诺,主要是本科生的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承诺。相反地,科研方向常常受到大学和学院从事的其他活动的限制。约瑟夫·本大维在他有关英、法、德和美国高等教育的经典研究中所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论点指出:“科研和教学远不是自然的匹配,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够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之内。”很容易注意到许多情况,看来明显地和一个统一的框

架不相容。随着每一个十年过去,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系统各自在规模上更加扩大,内部更加分化,它们都发展一些背道而驰的利益。科学计划有它自己的托管地,它们很容易在各科学专业的自我变得复杂的活动中,以及在工业、政府部门和独立的科研院所的科研的巨大发展中被观察到。反过来,高等教育院校也受到来自科学的利益以外的迫切需要的驱使。当学术人员卷入大学新生的普通教育或非科学专家的职业训练时,他们受到和科研本身或未来几代科研人员的训练关系很少的期望和义务的影响。

科学和高等教育也变得引入主要是和有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和期望的中央政府赞助者之间的更加完美和复杂的关系。即使在那些在历史上对整合的承诺最为强烈的高教系统,政府的兴趣可能是鼓励科研移出高等教育。这引出了许多困难的问题。大学是否真正是科研最好的家园,特别是在现在要求非常昂贵的设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那些领域?大学学习的最高层次,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无数的专业领域,以及自然科学,是否它们作为科研的紧急任务的侍女慢吞吞地跟在后头走最好呢?是不是最好有大部分教授讲授既定的知识,把探究让给在大学以内和在大学以外的独立的科学干部呢?

对洪堡原则在接近 20 世纪末,特别是在几个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所存在的有疑问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这个总的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四个一般的问题加以阐述:

(1) 在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学校的背景中,学术研究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和对未来几代学者、科研人员甚至各专业的开业者的训练一起进行?

(2) 在现代大学,特别是在它们的组织结构上,有什么主要的条件促进坚实的科研—教学—学习的连结?

(3) 外部的机构,如果有的话,如何凭它们自己或者和大学协力提供活跃的三方面的关系?

(4) 科研的组织 and 资助制度的变革,如何规范高级学者的训练?

还有大量比较具体的问题。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对教授和学生有什么安排与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层次相应呢?在研究生专业中,学生按先后次序修读一系列课程,还是直接地投入科研呢,或者也许使课程学习和科研活动相互联系呢?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研究生长时期脱离教授指导员和导师独自工作,还是他们以一种形式或者以另一种形式系统地包括到教授指导的研讨班或实验室中去呢?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比较,在为大众化的大学的学生维持科研环境方面遭遇如何呢?

为寻求以上许多问题的答案,本研究比较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五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大学安排,根据这五个国家的有关专家于 1987 年至 1990 年间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既探索了各国逐渐形成的科研和教育的宏观框架,又考察了各系和其他基层单位的科研工作者、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微观的相互作用。各国专家所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分析,以一个共同的框架写成报告,集成本书上卷《德英法美日五国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此后简称《科研基础》。这些详尽的国别报告为本卷的写作提供了广泛的经验性的基础,以便①通过跨国比较,凸现每个国家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特有的结构;②比较一个时期,特别是从 19 世纪后期到